



“抓子”游戏的不完美哲学

罗静霞

在我的书桌上,放着四颗方正的白色军棋和一只三厘米见方的布质小米袋。

这是我去年在课间和学生一起玩过的小游戏。我把这个游戏带进教室时,心里也有点犹豫,不知这些年轻的“05后”会如何看待这有点土的游戏。我想了一下,站上讲台,环顾一圈,目光落在那个抬头看着我的女生身上。这是一个在研学路上可以开心唱歌一小时的活泼女孩。我招呼她过来,让她看着。然后我把手里的四颗棋子朝讲台上轻轻撒开,紧接着抬手把米袋往空中垂直上抛,同时迅速看向桌面上的棋子,单手抓起两颗,旋而用同一只手接住快速下落的米袋。“啊,行云流水!”她惊叹道。“你来试试。”我递给她。她稍微忸怩了一下,就伸手接过。学着把米袋抛到半空,再伸右手去抓棋子,可还没抓全,米袋已摔在不知何处。她赶紧用左手去抓棋子,结果棋子飞走,米袋掉落,围观的同学被她手忙脚乱的样子逗笑得前俯后仰。那些在书堆里埋头做题的孩子也被吸引,慢慢靠近,出手挑战。

以下是那天我汇总的学生反馈。“嘿嘿,被我接住了吧,难不倒我”“看起来简单极了,但真正玩时,才发现这真的考验反应力”“今天我们有幸重温老师童年的传统游戏,是快乐源泉,要聚精会神,米袋要抛得高,手要抓得快,眼睛要瞄得准,可以锻炼我们的眼力和专注力”“那一刻同学们的周围都散放着快乐,课后的时光就该如此欢乐无忧。这些未尝不比手机更好玩、更健康”……班里还有个灵秀的女孩写道:“老师抓子的动作这样熟练,是要花费一整个童年,或许才能得到这么美好的事物吧?”是的,我是属于扔在地上就会长大的“70

后”。我们的童年没有任何电子玩具。想玩什么,都是自己动手得到的。我的整个童年,裤兜里都揣着米袋毽子甚至小石块。

今年,当南风吹散校门口的最后一缕喧嚣,漫长的暑假开始时,我打算自己每天玩抓子。地点就挑在书房窗边,一边听着蝉鸣,一边撒棋子。蝉声高高低低,米袋忽上忽下,清脆的落子声和着窗外的蝉鸣,脑海里重现小时候在那个简陋而明亮的乡村教室里,同学们玩抓子、踢毽子的童真时光。这颗一贯忙碌紧绷的心,因为这些儿时的小游戏,变得单纯而柔软起来。

抓子一般是站着的,玩的时候不停地地微挪移脚步,能疗愈久坐劳损的筋骨,还特别锻炼手指。而接米袋时的仰头动作正好对抗长期伏案的颈椎前倾。撒下的四颗棋子每次形态各异,需要手脑并用,迅速判断抓取哪几颗,然后眼疾手快,迅速抓子接袋,同时迅速计算得分。单手抓取棋子接住米袋,抓起同一面或同一形态的两颗棋子得一分,三颗得五分,四颗一色的全部抓起得10分,偶尔呈现正反横竖四个形态迥异的棋子,如果一把全部抓起,可以得最高的20分,还有自己由衷的叹服声。所以抓子里包含着简单的数学,可以锻炼头脑呢;而且小小的米袋里还可以放入薰衣草、艾草、决明子,或者绿豆、黄豆和薏米,来一点小小的生活美学。

抓子游戏自带不完美哲学:棋子会掉,米袋会飞,让你经历一点小小的挫折,但是无伤大雅,尽可以一笑置之。这个小小的游戏,让我和时光里那些很简单也很珍贵的事物去对话。当米袋垂直从空中降落,我伸手去接,就像去接几十年前飞过来的一份馈赠。



柿子红了

陈美

走在乡下的小路上,最让人眼前一亮的,莫过于农家院子前后那几棵柿子树。青的、橙的、红得发亮的柿子挂满了枝丫,路过时要是顺手摘一个,主人家不仅不恼,还会乐呵呵地说:“你肯吃是给咱面子啦。”末了又补一句:“可惜今年雨水多,味儿没去年醇厚。”

我是打心底里喜欢柿子的。每年国庆长假回乡下,总得捎一箩筐回上海。到家就找块干净毛巾盖在上面,搁在阳台角落。傍晚下班回来,掀开毛巾一看,准有五六个红透了,的,像刚卸了妆的姑娘,露出嫩生生的果肉。那柿子皮薄得像蝉翼,轻轻一撕就下来,咬一口满是汁水,甜得特别实在,不知不觉就能吃下三四个。可上了年纪,真等实现“柿子自由”了,又开始犯嘀咕——这么吃,血糖该高了吧?

生鲜柿子下市,嘴馋得慌,就去买柿饼解馋。那会儿不懂什么保存方法,就随便找个袋子装着放抽屉里,等再想起来吃,柿饼早变了味,又干又涩,扔了可惜,吃着又糟心,那股子怅然劲儿,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惜。还有一回外出开会,中午吃工作餐,水果盘里居然摆着青柿子,同事说这品种就是脆的,咬着像苹果。可我尝了一口就放下了——以前吃惯了熟透的软柿子,那股子甜润早刻在心里,再吃这脆生生的,总觉得少点意思,倒真应了那句“曾经沧海难为

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,最后愣是没吃下整个儿。

说起柿子,总忍不住想起小时候的事。那会儿我刚上一年级,背着妈妈用碎布头拼的书包,扎着两个羊角辫,每天都跟同村的小朋友叽叽喳喳一起上学。有天早上,小芳没跟我们一块儿走,后来才知道,那天是她八岁生日。她是最后一个进教室的,手里捧着个特别大的柿子,红得发亮,蒂旁边还挂着层白霜,看得我们眼睛都直了。那柿子就摆在她桌上,从晨读到晚会都没动过,不知道勾走了多少人的目光——那会儿谁家能随便吃这么好的柿子啊,那简直是“奢侈品”。多年来,那低头捧着大红柿子的大辫子姑娘,就像一幅油画,一直贮藏在我心里。

小时候总羡慕别人家院子里有果树,我家屋前屋后光溜溜的,一年四季都没个“仨瓜俩枣”能解馋。好在豪哥的外婆家有棵老柿树,每到柿子熟的季节,豪哥妈妈就隔三岔五去帮忙摘柿子,摘完了第二天就去集市上卖。每次从外婆家回来,她都会带几个没人要的“歪瓜裂枣”——要么长得歪,要么皮有点破,卖不上价。豪哥把这些柿子小心地裹在棉胎里,放两天就能转色。有时候我们实在等不及,没等全熟就掏出来啃,结果涩得舌头都木了,那股涩味儿粘在舌苔上,怎么刮都刮不掉,可就算这样,也觉得柿子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(那年代没见过几种水果)。

汪曾祺先生在《人间草木》里说的:“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”还说:“逝去的从容逝去,重来的依旧重来,在沧桑的枝叶间,择取一朵明媚,簪进岁月肌里,许它疼痛又甜蜜。”有关柿子的这些小事,看着普通,却藏着日子里最实在的甜。不管是刚熟的软柿子,还是没熟透的涩柿子,甚至是变了味的柿饼,都是生活里的小印记——不刻意,却让人记了好多年。

今年的柿子又红了,我们又说起了那些往事。

名人名句

你的时间有限,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。不要被教条所限,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。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。最重要的是,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,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,其他一切都是次要。

——乔布斯

17岁时你不漂亮,可以怪罪于母亲没有遗传好的容貌;但是30岁了依然不漂亮,就只能责怪自己,因为在那么漫长的日子里,你没有往生命里注入新的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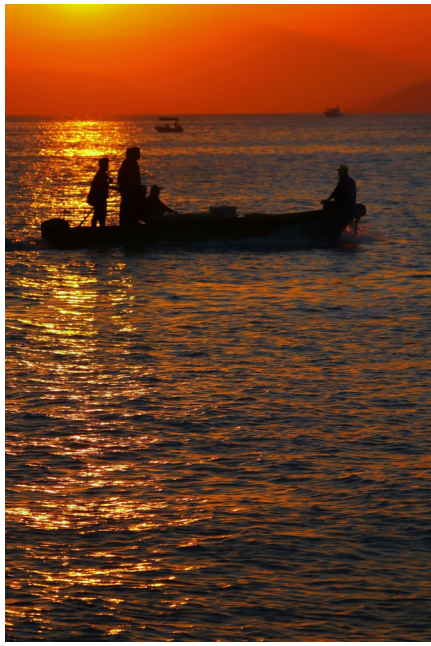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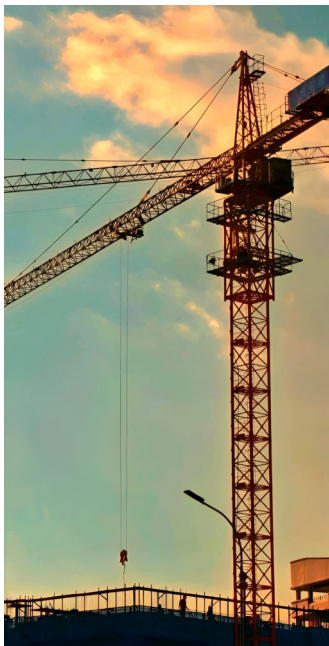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居里夫人

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,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

——尼采

生活之所以美好,是因为它不可预测,充满了惊喜。

——张爱玲



拍客



晨曦里

冯小川 摄

